

文學研究所學術彙刊 第一輯(20)

文艺理論譯丛

(第三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編

和



社

文學研究所學術彙刊 第一輯

文 藝 理 論 譯 叢

第 三 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編

知識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文艺理論譯叢. 3/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 —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 2006. 7

(文學研究所學術叢刊. 第一輯)

ISBN 7-80198-095-6

I. 文... II. 中... III. ①文艺理論-文集 ②文艺理論-西方國家-中世紀-文集 IV. I0-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6) 第 083200 號

文學研究所學術叢刊 第一輯 Wenxueyanjiusuo Xueshuhuikan

文艺理論譯叢(第三期)

編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責任編輯:范紅延 馬岳

出版發行:知識產權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淀區馬甸南村1號

網址: <http://www.cnipr.com>

電話:010-82000860 轉 8128

印刷:北京中獻拓方電子制印有限公司

開本:850mm × 1168mm 1/32

版次:2006年9月第1版

字數:197千字

ISBN 7-80198-095-6/I·004

郵編:100088

電子信箱: bod@cnipr.com

傳真:010-82000890

經銷:新華書店

印張:8.0625

印次: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價:1700.00 圓(共30冊)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本社負責調換。

《文學研究所學術彙刊》出版前言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成立五十多年來，涌現出一批學貫中西、博通古今的著名學者，也出版了諸多可以預期傳世的學術力作。二〇〇三年，我在為慶祝文學研究所成立五十週年而編選的《文學研究所學術文選》前言中對此有所描述。當然，那還只是一部五十年論文選集，而現在擺在讀者面前的這套《文學研究所學術彙刊》則是五十年的論著輯要。第一輯主要收錄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文學研究所同仁集體編著譯作的著作，凡九種三十冊，可與《文學研究所學術文選》相得益彰，從整體上展現文學研究所五十多年來學術研究的風貌。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風起雲湧，波及到學術界，就是各種形式的學術論爭此起彼伏。譬如一九五四年開始的關於《紅樓夢》和陶淵明的大討論，一九五五年開始的關於《琵琶記》、李煜及其詞的大討論，一九五八年關於“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的大討論，一九五九年關於蔡文姬和《胡笳十八拍》的論爭以及關於詩歌形式的大討論，一九六〇年前後展開的“關於文學上的共鳴問題和山水詩問題的討論”，以及關於題材問題的大討論等，都在共和國初期的學術探索中留下可資記憶的足跡。在這些學術論爭中，文學研究所始終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為了更好地主導這些學術活動，當時的老所長何其芳同志曾提出在第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十年內全所要完成七項任務，包括：研究我國當前文藝運動中的問題，經常發表評論，並定期整理出一些資料；研究並編出一部包括新的研究成果和少數民族文學的多卷本中國文學史；編選出一些中國文學的選集和有關文學史的參考資料；在外國文學方面，研究各主要國家的文學，並將研究成果按照時代編出一些論文集，作為將來編寫外國文學史的準備；編訂漢譯外國文學名著叢書，

每部作品都冠以幫助一般讀者理解和欣賞的序文；研究文藝理論，並編寫出一部較為通俗、結合中國實際的文藝學著作；編訂漢譯外國文藝理論名著叢書，等等。上述諸多任務在當時文化思潮涌動中進展不一，其中，研究當前文藝運動中提出的理論問題，以及編纂包括少數民族文學在內的多卷本中國文學史又是全所致力於兩個重點攻關項目。這裏彙集的三十冊學術著作，就是圍繞着這兩項工作重心而編纂的學術成果。

《文藝理論譯叢》一九五七年創刊，前後出版六期，旨在有計劃、有重點地介紹外國的美學及文藝理論的古典著作，包括各時代、各流派的重要理論家和作家有關基本原理以至創作技巧的專著（摘要）和論文。一九六一年，更名為《古典文藝理論譯叢》。同年，又創辦了《現代文藝理論譯叢》。《古典文藝理論譯叢》至一九六五年共出版十一期。《現代文藝理論譯叢》主要刊載一些現代外國進步的文藝理論、文藝批評以及相關的材料。這三套叢書，格局宏大，介紹了諸多重要的古典、現代外國文藝理論特別是美學方面的文章，為新中國文藝理論界提供了豐富而難得的參考資源，成為公認的不可缺少的資料庫。

文學史研究方面，按照周揚同志和何其芳同志的指導思想，“研究所要大搞資料，文學所要有從古到今最完備的資料”。一九五八年就整理出版了《白居易詩評述彙編》（陳友琴編）、《吳敬梓集外詩》（范寧編）、《孔尚任詩》（汪蔚林輯）等三種“中國文學資料叢刊”。此類資料，文學研究所分門別類地積累有數千冊之多。我們希望在今後編輯的《文學研究所學術彙刊》中逐步加以整理彙錄，嘉惠學林。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中國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史》以及《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的編寫工作開始得到落實。這裏選輯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就是由余冠英、錢鍾書和范寧執行主編的重要著作，在學術界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我在《文學研究所學術文庫出版前言》中曾經說過，五十多年來，文學研究所歷屆研究人員秉承謙虛的、刻苦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重視基本理論的研究，強調文獻的收集考訂，追求融會貫通的

境界。這個學術傳統所以能够保持并發揚光大，其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應提及，那就是文學研究所具有的多學科交彙、老中青結合的集團優勢和潛心研究的學術氛圍。《文學研究所學術彙刊》第一輯的出版就是一個初步的展示。這項有意義的工作還會繼續做下去，不僅彙輯老一代學者的學術精品，對於那些活躍在當今學界的中青年學者的學術論著，也將擇要彙總，集成傳世。

學術研究永無止境，各項工作也未有盡期。起步伊始，難免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甚至錯漏。我們誠懇地希望能得到廣大讀者的批評指正。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學研究所所長

楊 義

目 录

論俗語	(1)
〔意〕但丁	柳 輝譯
維護和發揚法蘭西語言(節譯)	(14)
〔法〕杜·倍雷	齊 香譯
法語詩藝簡篇	(24)
——給阿台貢比教堂堂長亞爾封斯·德爾賓尼	
〔法〕龍沙	曾覺之譯
“法蘭西亞德”序	(34)
〔法〕龍沙	曾覺之譯
為詩一辯	(40)
〔英〕錫德尼	錢學熙譯
司鐸和神甫論騎士小說和戲劇	(93)
——摘自“堂·吉訶德”上卷	
〔西班牙〕塞萬提斯	孟 復譯
普希金論莎士比亞	(101)
	方 元譯
哈姆雷特與堂·吉訶德	(105)
〔俄〕屠格涅夫	沈成康譯
紀念莎士比亞誕生三百周年	(124)
〔俄〕屠格涅夫	尹錫康譯
萬般苦惱	(128)
——評格利鮑耶陀夫的“聰明誤”和莫納霍夫的紀念演出， 1871年11月	
〔俄〕岡察洛夫	李邦媛譯
“小說”	(164)
〔法〕莫泊桑	柳鳴九譯 李健吾校

乔治·桑和福楼拜的文学論爭書信	(178)
-----------------------	-------

李健吾譯

高尔基書信选譯	(194)
---------------	-------

楊 宇、陈 桑譯

編後記	(215)
-----------	-------

《文學研究所學術彙刊》編後記	(217)
----------------------	-------

插 圖

“神曲” “地獄篇” 第四章插图

龙沙像

論 俗 語

〔意大利〕但 丁

卷 一

第 一 章

在我們以前从来沒有人討論过俗語這門學問，而事實上我們看到這種語言對一切人都是極為必要的，不只是男人，就是女人和小孩也需盡力就其所能掌握它；既然我們的願望是給那些像瞎子一般在街上行走的人一些啓示——他們總把其實在前面的東西，錯想在後面——我們就在耶穌幫助下闡釋俗語的重要；不只從我們自己的智慧中汲取清水供人一飲，還要摻入我們從別人那里取來或搜集來的最好的東西，好使我們能夠提供最甜美的蜜水。但是由於每種學問的任務不是證明而是解釋它的主題，好使人能知道和這門學問相關的究竟是什麼，因此我們就直截了當地說所謂俗語就是小孩在剛一開始分辨語辭時就從他們周圍的人學到的習用語言，或者更簡短地說，我們所說的俗語就是我們模仿自己的保姆不用什麼規則就學到的那種言語。從这里面更產生了另外一種派生的言語，就是羅馬人稱作文學語言的。這種派生的言語，希臘人和其他民族也有，但不是一切民族都有。然而只有少數幾個人會用這種言語，因為我們只有費了很多時間，刻苦學習才能學到它。而且這兩種言語之中俗語是較高貴的，因為這是人類最初使用的，也同樣因為全世界都使用它，雖然它在發音和詞彙上分作許多不同的形式。它是二者之間較高貴的也因為對我們它是自然的，而另一種是人為的；我們所要討論的就

是我們的這種較高貴的言語。

第二章

這就是我們真正的元初的言語。然而我說“我們的”，其含意并不是說在人的語言之外還有別的語言存在；因為在一切存在的事物之中上天只賦給人類說話的能力，因為只有人類需要說話。天使或者下等動物都不需要語言，上天即使給他們說話的能力也沒有用，因此我們知道自然也沒有這樣作。若是我們清楚地考慮一下說話時我們的目的是什麼，我們就會發現它只不過是把我們頭腦中的思想展示給別人。為了顯示他們光榮的思想，天使具有最現成的，真正不可名狀的智力，天使的各方面以此被另一天使所知，這或者是由於他們自己或者至少借着那面最光亮的鏡子^①，在這面鏡子里他們的美得到最完滿的表現，他們也最熱切地注視着它。既然如此天使就不需要言語作為外在的表示。若是有人舉出墮落的天使來反對，我們可以指出兩點來作答。第一我們可以說既然我們討論的是幸福所需要的東西，我們就應略過墮落了的天使，因為他們堅決地拒絕等待上帝的旨意所指定的時間，第二，也是更好的理由是魔鬼他們自己為了互相揭示他們的不信實，只需要互相了解他存在着和他的權力是什麼：這個他們是知道的，因為在墮落以前他們彼此是了解的。

下等動物由於它們只憑天性行事所以也不需要備有語言的能力，因為所有同種的動物都有同樣的行動與情慾，這樣它們就能根據自己的行動和情慾來了解同類動物的行動與情慾。在不同種的動物之間語言不僅是不需要的，而且也是有害的，因為它們之間沒有友善的交往。

若是舉出對第一個女人說話的蛇^②，或巴蘭的驢^③，說牠們也說

① 指上帝。

② 見“舊約聖經”“創世記”第三章，蛇引誘夏娃吃生命樹上的果子。

③ 見“舊約聖經”“民數記”第二十二章，巴蘭是先知，巴勒來召他去而上帝不願他去。上帝的使者在路上攔阻驢，驢走向田里，或緊靠牆走，巴蘭用杖打驢，耶和華就叫驢開口說話。

話來反對我們，我們就回答說天使在後者，魔鬼在前者之中使動物的器官動作發出類似真正語言的聲音；而不是驢除了鳴以外，蛇除了嘶以外還會發出別的聲音。

若是有人舉出奧維得在“變形記”第五卷中所說的能言鵲說話來反駁，我們回答說他這樣說只是個比喻，其實說的是別的。若是有人接着說甚至現在能言鵲和別的鳥也還能說話，我們說這是錯誤的，因為這樣動作不是說話而是一種模仿我們語聲的聲音，或者換句話說，它們只模仿我們發聲，而不是模仿我們說話。因此若是有人說“畢卡”（能言鵲），它回答的也是“畢卡”，這只是重複或模仿原先說這個詞的人的聲音。

因此很明显只有人才有說話的天賦。我們試圖簡短地解釋為什麼語言對人是必要的。

第三章

既然人的行動不是受本能而是受理智支配的，而理智本身又在識別力、判斷力與擇別力等方面因人而異，因而幾乎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都自成一類；既然如此，我們認為沒有人能像獸性的動物那樣從自己的行動與情慾中了解別人；也不會有一个人能像天使似的憑靈性就能了解別人那樣的事，因為人類的靈性被肉體的粗鄙愚昧所拘牽。因此人類就需要某種為互相傳達思想用的，既是理性的又是可感覺的信號，因為這種信號既然要從這個人的理智那里接受某些東西並把它傳給另一個人的理智，就必須是理性的；既然除了通過感覺的媒介以外就不能把事情從一個（人的）理智傳到另一個（人的）理智，因此它必須是可感覺的；因為如果它只是理性的，它就不能把一個人的理智傳給另一個人的理智；如果它僅只是可感覺的，它就既不能從一個人的理智取得什麼也不能在另外一人的理智中存入什麼。

這種信號就是我們所談的高貴的題目本身；就它是聲音而論，它是可感覺的，但就它隨說話人的意願傳達某種意義而論，它是理性的。

第四章

（但丁在这一章里企圖証明第一个說話的人是亞当，他第一次說話說的是“上帝”。——譯者）

第五章

（这一章說明亞当第一次說話的時間与地点。——譯者）

第六章

（但丁反駁一些人的說法，他們以为自己出生的地方是最好的，以为自己祖国語言是最美的，也就是亞当用的語言。最后他說明亞当和他的后裔在語言混乱^①以前說的是希伯來語。——譯者）

第七章

（敘述巴別塔的建造与語言的混乱。只有未参加筑塔的人保留了原来的語言。他們的后裔，即以色列人，一直用这种語言，直到以色列的分裂。——譯者）

第八章

（来自东方的欧洲居民的語言分为三大类：（1）在北欧通行的語言，后来又分为几种不同的語言；（2）在东欧通行，后来又扩展到亞洲的，希臘人所用的語言；（3）在南方通行的語言，后来又分成三种。这些种語言的地理界限。——譯者）

第九章

（但丁在这一章專門討論南欧的語言，并且証明南方語言的三种形式最初是統一的。但丁进一步討論語言变化的原因，照他看来这

① 据“旧約”“創世記”第十一章。当时天下的言語是一样的，人們想在巴別建一座通天的塔。上帝見了怕人們以后要作的事都能作到，就变乱了他們的語言。塔因此盖不下去了，人也就分散到各地成为許多邦国。

是因为時間、地点的距离。由于語言不稳定，人們就創造了文学語言(Grammar)，免得人們不能了解或只能部分了解古代和異地人的意見和成就。——譯者)

第十章

(但丁列举了上述三种語言形式每种的优点，但他拒絕指明哪一种最好。接着他專門討論意大利俗語，他說以亞平宁山脈为界，左右总共有十四种方言，如果再細分可达千种以上。——譯者)

第十一章

(因为意大利俗語有这末多的变型，但丁想找出一种为全意大利适用的語言。但丁在这一章和以下四章逐一考查了各种主要方言，并且認為它們都不适于作意大利統一的語言。在这一章里他否定了羅馬、安寇那边区(March of Ancona)、斯波来托(Spoleto)、米蘭、貝加莫(Bergamo)、阿基利亞与艾斯垂亞(Aquileia & Istria)、加桑底諾(Casentino)、普拉多(Prato)与薩丁尼亞的方言。——譯者)

第十二章

(談到西西里方言时但丁离开本題說意大利的王公貴人远不如西西里詩派的保护人菲德利克二世与其子曼弗立德。此后但丁否定了西西里以及阿普利亞(Apulia)方言，因为当地詩人都不用这种語言写詩。——譯者)

第十三章

(但丁否定了塔斯康(Tuscan)、佛罗倫薩、比薩、盧卡(Lucca)、錫耶那(Siena)、阿来佐(Arezzo)、恩布瑞昂城邦(Umbrian cities)与热那亞的方言。——譯者)

第十四章

(但丁談到亞平宁山左的語言，一种是在羅馬那(Romagna)流行

的以声音柔軟为特点的方言，在布雷西亞(Brescia)、維罗那(Verona)、維琴查(Vicenza)、帕都亞(Padua)、特来未佐(Treviso)等地流行的、以声音刺耳为特点的方言。但丁否定了这两种方言，也否定了威尼斯方言。——譯者)

第十五章

(波隆那(Bologna)的方言虽然是最好的地方方言，但也不是作者所要找的文雅、鮮明的語言。边界城市如特蘭特(Trent)都灵、亞历山大(Alessandria)的語言并不是純粹意大利語，因此也不能是作者所要寻找的語言。——譯者)

第十六章

为了想找到豹子，我們曾經搜尋过意大利的高山和草原，但是没有找到。現在讓我們用更理智的办法追索它，这样，这只有香無跡的豹子，我們才能通过巧妙的努力在我們的辛劳工作中完全圍困住它。

这样我們再把猎矛举起。我們知道在每一类东西中一定有一件东西可以用来比較和衡量一切該类东西，我們把它当作一切別的东西的計量；正如同在数目中是用單位来計量，数目的多少視其距單位的远近而定；在顏色中一切都以白色計量，顏色的深淺視其距白色的远近而定。我們所說的表示量和質的范疇也可以应用在任何范疇上，甚至个别存在；就是說：被我們看作屬於某一个类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可以用这一类中最簡單的来計量。因此不管我們的动作可以分作多少种类，我們都可以找到一种可以計量它們的标准。这样，就我們單純作为人类的行动來說，道德(按一般了解)就是标准，人們就是以它来判断人的好坏；就我們作为公民的行动來說，法律是标准，人們根据它来判断一个公民的好坏；就我們作为意大利人的行为來說，我們有某些很簡單的举止、衣飾、語言的标准，就是据此来权衡和計量我們作为意大利人的行动。这些行为的至高标准，按其从屬來說全是意大利的，不是專对意大利某一个城的，而是普遍对一切城

市的；从这些中間我們可以識別出我們在上面猎寻的俗語，它的香气在每个市鎮，但它的巢穴却不在任何一个城鎮中。然而在一件东西中可以比另一件东西中多，正如同最簡單的存在，就是上帝，在人中比在野兽中可以看到的多些，在动物中比植物中多些，在植物中比矿物中多些，在矿物中比火中多些，在火中比土中多些。最簡單的量，即單位，在單数中比复数中更易見些；最簡單的顏色，即白色，在橙色中比綠色中更易見些。

我們既經找到我們所要找的，那么我們就可以說意大利的光輝的、基本的、宮廷的、法庭的俗語就是那屬於意大利一切城市而又不專屬於其中任何一个城市的那种語言，意大利一切城市的方言都以此来計量、权衡和比較。

第十七章

我們現在必須解釋为什么我們把我們找到的这种語言称作“光輝的、基本的、宮廷的和法庭的”；我們这样作可以把这种語言本身的性質揭示得更清楚。那么首先讓我們講明“光輝的”这个狀詞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們說这种語言是“光輝的”。按照我們的理解，“光輝的”这个词是指那种發光照亮別的，自己也被照亮的东西。这样我們說某些人是光輝的，不是因为他們自己为权力所照亮，又以正义和慈善光照別人；就是因为他們自己受到很好的訓練以后就轉而給別人很好的訓練，就像辛尼加与奴馬·龐培那样。我們所說的俗語是因練習和力量而高貴的，也用榮譽和光荣提高它的追隨者。

它看来是因練習而高貴的，就是我們看到从許多粗野的意大利語詞，繁复的結構，錯誤的辭句，和村俗的發音中間把它精选出来达到像比斯都亞的齊諾(Cino of Pistoja)和他的朋友在他們的抒情歌曲中所表現的那樣优美、清楚、完整、流暢。

这种語言因力量而高貴是很清楚的；因为像这种語言这样激盪人心，使不願的人願意，使願意的人不願，还有什么比它有更大的力量呢？

它可以因榮譽而高貴是很明顯的。它的家人^①難道不是比國王、侯爵、公爵以及其他王公大人更出名嗎？這一點也用不着證明的。

但是它給它的親密朋友怎样的光榮，我們自己是知道的。我們為了這種光榮的甘美把自己的流放都置諸腦後了。因此我們應該說這種語言是光輝的。

第十八章

我們用第二個狀詞來修飾這種光輝的語言不是沒有理由的，那就是我們說它是“基本的”；正如整個門都隨門樞轉動，門樞轉向哪方門也就轉向哪方，也就隨之向里或向外轉，同樣所有城市的語言也隨着這種光輝的語言轉出或轉回，轉動或停住，這種語言正像一家之父。它不是天天把意大利森林中帶刺的灌木清除嗎？它不是天天在接枝或種植幼樹嗎？正像所說的，管林人除了除掉或移入樹木以外還有什麼別的事呢？因此它確實值得用這樣偉大的名稱來粧飾它。

我們說它是“宮廷的”的理由就是如果我們意大利人真有個宮廷，那麼在宮廷上就要說這種語言。因為如果宮廷是全境共同之家，是境內各地有威嚴的治理者的話，那麼就該這樣：任何具有對一切而不是對個別適合的性質的東西都應常到這個宮廷並且留在那裡；任何別的地方也不配接待這末偉大的住客。我們所說的俗語事實上就像這樣；故此常到一切王宮去的人總是使用這種光輝的俗語。故此我們光輝的語言只好像徒步旅行人似的在各處漫遊，它只有被接待在陋室中，既然我們沒有宮廷。

我們說這種語言是“法庭的”(Curial)也是很適當的，因為法(Cuiality)不是別的正是衡量必要作的事的公平尺度；也因為這種衡量所需的天秤只有在最好的法庭上才能找到，因此我們行為中最平正的叫做“法庭的”。所以，既然這種光輝的語言曾經在意大利最好的法庭上衡量過，它有資格被稱為“法庭的”。但是我們說在意大利最好的法庭上衡量過它似乎算不了什麼，因為意大利並沒有(皇家)法庭。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很容易的。因為意大利沒有單一的(最

^① 指作家。

高)法庭意义上的法庭,像日耳曼国王法庭那样,然而像这样法庭的成員却不是沒有。正如同日耳曼法庭的成員是在一个国王下結成一体,我們法庭的成員是因理智的祥光而結成一体的。因此,虽然我們沒有国王,可是若說意大利人沒有(这样的)法庭是錯誤的,因为我們有一个法庭,虽然它是分散在各处的。

第十九章

現在我們宣佈这种俗語——我們已經說明它是光輝的、基本的、宫廷的、法庭的——就是被人称作意大利俗語的。因为正像可以找到克利蒙那(Cremona)專用的俗語,也可以找到倫巴底(Lombardy)專用的俗語,也可以找到意大利西部專用的俗語。正像可以找到这些种俗語,那么也可以找到屬於全意大利的。正如同第一种叫做克利蒙那語,第二种倫巴底語,第三种半意大利語(Semi-Italian),那么屬於全意大利的就叫作意大利俗語。因为这种語言是意大利各地用俗語写作的光輝的詩人們所使用的,像西西里人、阿普利亞人、塔斯康人、羅馬那人和兩個边区的人。因为我們的目的就像我在本卷开头时所答应的,是給人关于俗語的教誨,我們首先說明这种光輝的意大利語是最优秀的語言,并且在以后各卷討論那些我們認為配得上使用它的人;并且說明为了什么,怎样,何时,何地,以及对誰應該使用它。把这些都說清楚之后,我們就要把我們的任务确定为說明那些較低級的俗語,逐漸說到屬於單一語系的(語言)。

卷 二

第一章

我們再一次驅策我們敏捷的才思,它也正回到撰写有用的作品的笔端。我們首先就要宣告說这种光輝的意大利俗語同样适用于散文和詩体。但是由于散文作家一般都是从詩人那里学得这种語言,因为詩歌仍然像是散文作家的楷模,而不是相反(这是因为詩的某些特性使它具有优越性),——所以讓我們首先把这种語言从其他